

## 山村之冬

□ 董国宾

冬至,秋隐,暖退。天地间一派凛意。

太阳横过高山头,一束束阳光照下来,却没了春暖与夏酷——大地沉静在冻土里。枝头枯寂,山月清幽,弯河避在一角停歇,万象没了恬淡、闲适——冬掩藏了心思。

这个季节像是在沉思。

春草蓬蓬,夏花竟放,秋菊灿灿,冬竟了无踪影。一径画廊里,暖春柳绿,万千枝条像细丝般纵横交错;夏雨来得最疯狂,那“噼噼啪啪”声,像说了一番痛快话;秋月也能醉倒你,风轻影移,云片绰绰,最能撩起缕缕情思和遐想。冬呢,只有满眼荒寒了吗?

冬不约而至,气候寒冽,凛意漫漫。薄明的清晨,一走出暖舍,便有寒气袭扰。若耐得住性子,从冬的巷口往里走,一幅幅佳美图,自会展卷而出。

家中有院,院中树木三两棵,冷冬一袭,叶片尽落,日光月影渐渐增多。

仰望星空,很少遮障,顿感心怀博大,令人欣喜。

原野苍苍,小山峰一座连着一座,虽不青翠,却骨韵冲天,气势咄人。其冬日之美,夺走了四季。

冬日高悬,风静时走过郊外的小桥,田地里听不到农耕机的“轰轰”声,也不见村姑插秧育苗。辽阔原野,鲜有鸟雀低飞,好生事的孩童也不来此走动,好一个安静的闲冬。

走进冬,是要下雪的,见到书上说,雪花是冬天的语言。这或许是说,冬也会美起来。开始的时候,雪不舍得落下来,小雪粒一点一点眨着眼,下下停停,还没说上几句话,又不见了踪影,大地泛着一朵朵白,这里那里点缀着。等没了心思,细雪纷纷霏霏,稍一会儿,鹅毛一样在空中乱舞,满天满地都是白白的影子。小雪花痛快了好一阵子,晨起一看,房舍盖雪,银色铺地,独郊外的小河一线灰黑,眼前的世界竟变成了另一个样子。那细

雪如粉,纷纷而降,待风停雪止,山野、田地已是一块冻冰。树林里,干枯的枝条也挂满了残雪。雪抱住了这个世界,一幅少有的构图,被雪填满了思想。

可画可歌的冬景很多,小孩童也自有取乐之法。冰溜子是我从小就喜欢上了的,至今都觉得颇有情趣和意味。很小的时候,我对它充满了向往和好奇,就同小朋友一起拿来竹竿一股脑地把它们弄下来,然后放进嘴里“咯咯蹦蹦”嚼起来。这算不上名堂的冰溜子,现在想来,我是爱上了它的晶莹和透彻。冬日里有趣的事真不少,爬冰犁、挤蹦、钻雪洞,都能在冬冷里发出声音来。

冬景潜在寒冷中,放眼望去,梅朵状如飞蝶,一朵朵映红了冬的疏枝。冬的深巷里,这惊鸿一瞥的梅给了冬一个世界,这是一个高昂的季节!

冬至,寒来,冰封。冬意里一片景致。

太常引·雪

□ 马春国

清寒玉宇坠梨花。  
漫野素云沙。  
白浪掩星槎。  
万物寂、  
晶莹静嘉。

银绦柳捧,  
松持朝笏,  
倩影耀天涯。  
风韵惹轻哂。  
寄心语、  
寻梅作答。

七律·傲雪

□ 慕朝霞

瑶台使者舞翩跹,  
爱落红尘染墨缘。  
北漠风狂沙卷地,  
高天月冷鸟藏檐。  
痴情只伴梅魂醉,  
雅性常描笑靥甜。  
不改初心擎傲骨,  
冰姿峻立待春还。

## 凌寒独自开

□ 方华

从野外归来,带回一枝腊梅,插于案上的净瓶中,立即暗香浮动,满屋温馨。

“腊梅”别称“腊木”“香梅”“黄梅”等,腊梅正确的读写应是蜡梅,是因为它的花型若梅,色黄如玉,表面似有一层蜡质。明朝的《花疏》中就写道:“蜡梅是寒花,绝品,人以腊月开,故以腊名,非也,为色正似黄蜡耳。”

腊梅非梅,属于腊梅科落叶灌木,而梅花属于蔷薇科,是一种落叶乔木。腊梅腊月开花,色黄香浓;梅花早春开花,红粉香淡。两者在属类、花期、花色、花香上皆有区别。许多人将腊梅认作梅的一种,是为误也。宋代王十朋的《腊梅》诗就写到:“非蜡复非梅,梅将蜡染腮。游蜂见还讶,疑自蜜中来。”

古往今来,咏梅的诗词不计其

数。所谓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,早春才发的梅花在世人的眼中成了傲雪斗霜、不畏苦寒的形象代表,而真正开在风雪霜天中的腊梅反少有人吟颂,窃为不平。

是腊梅的色彩没有梅花的艳丽吗?若如此,倒更显腊梅的品质,如同那些隐忍苦难、却默默奉献的人们,令人钦佩。

记得一次去山里,正值大雪纷飞。独自一人缩着脖子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放眼四野,一片苍茫。风卷起的雪雾在山梁上弥漫,枯草和败枝在风雪中颤抖。身体倍感寒冷,心中陡升孤独。就在这时,一丛金黄突然跃入眼帘,在白皑皑的天地间显得特别醒目。原来,是坡畔一树腊梅正在傲雪怒放,那满枝的花骨朵儿仿佛一颗颗小小的火焰,猝然在我的胸中燃起

温暖。我折下一枝插于胸前,一路在那暖暖的香气陪伴下,走完了那段雪舞冰封的山路。

生在偏僻僻壤,开在天寒地冻,或许是其少为人颂的另一个原因吧?后来读到杨万里的《腊梅》诗,立即想到那次雪野之行,深为喜爱。诗曰:“天向梅梢别出奇,国香未许世人知。殷勤滴蜡缄封却,偷被霜风拆一枝。”

腊梅虽是灌木,不知何因,却极少见林栽群植,不似梅花,到处是梅林花海,早春二月绽放时,林下游人如织。或许,玉质般的腊梅就是寂寞的花儿,专为温润孤冷的日子而来,庭外院内窗前案头偶养一株,便足使枯季寒冬添香增色。

“色轻花更艳,体弱香自永。玉质金作裳,山明风弄影。”朔冬腊月,有一枝腊梅做伴,美何以堪,幸何以甚?

七律·冬雪

□ 潘起凡

琼花妩媚下瑶台,  
尽染苍原万物白。  
素裹银装凸壑岭,  
寒驱晨雾荡尘埃。  
觅食麻雀竹痕远,  
寻爱狸猫梅印来。  
袅袅炊烟飘塞外,  
农家腊酒欲开怀。

